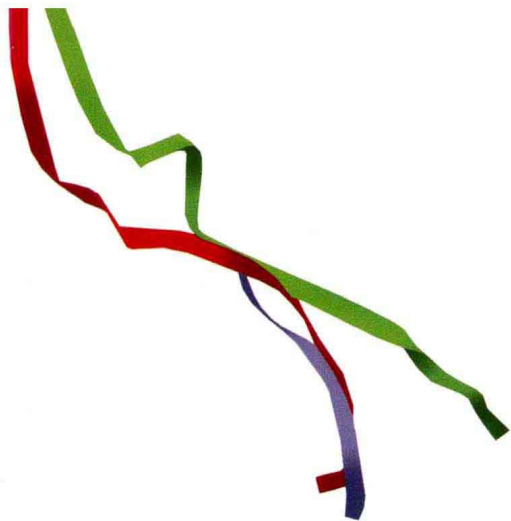




# 树上的风筝

◎云南省作家协会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 树上的风筝

◎ 云南省作家协会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树上的风筝 / 杨红昆主编.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7.9

(云南作家文库)

ISBN 978-7-5367-3910-9

I. 树… II. 杨…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5420 号

责任编辑 姜雯娟

特邀校对 李 明 王月霞

装帧设计 傅韶晖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邮编: 650032)

邮 箱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云南民族印刷厂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总 印 张 101.125

总 字 数 2150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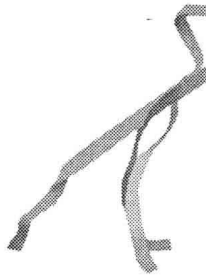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

总 印 数 0001~1000 (套)

总 定 价 310.00 元 (全 14 册)

书 号 ISBN 978-7-5367-3910-9/I·786



## 目 录

树上的风筝 .....	黄 尧 ( 1 )
拔根鸡毛给你猜 .....	黎 泉 ( 12 )
成长印痕 .....	潘 灵 ( 85 )
纸房子 .....	黄 玲 (147)
政府干部 .....	段 平 (198)
斧头与命若果 .....	沙 鑫 (236)
风舞群 .....	木 祥 (251)
月白的夜晚 .....	罗 涵 (291)
城市加盟 .....	莫凯·奥依蒙 (305)
月亮寨 .....	扎 戈 (342)
李健伟短篇小说六题 .....	李健伟 (384)



## 树上的风筝

黄 尧


二麻的风筝断线了，落在一个有围墙的场子里。二麻想拾回自己的风筝，那座铁栅栏的大门叫不开。再叫，就有一头狼狗蹿来。用它棕色的铁脑袋撞门，要吃二麻胯里的小雀，二麻知道狼狗给铁栅子囚着出不来，就掏出小雀，当头给了狼狗一泡尿。

二麻是个脸上有雀斑，身子像竹竿的极丑的男孩。圣光小学三年级学生都不和他玩儿。原因是唱诗时，唱到耶和华第三章，“我主耶和华的圣光”时，嬷嬷提高了声调，这表示我们这个教会学校享有“圣光”的普照，是耶稣赐予圣名使我们这些他的孩子能如“和美的羊群在那光明被及的土地上咏诵优美的诗篇”。二麻放了一个极臭的屁，并且将他一肚稀屎拉在裤裆里。嬷嬷的手臂高高地停在半空中，她原本要在有风琴伴奏的“圣光”的音乐小节里，交叉地挥动四分之二的拍子，以使“圣光”确有“被及”的力量。但她的手臂落至平伸的位置就不再动弹，酷肖墙上受难的耶稣。接下来，那平伸的手臂就左右开弓，极响亮地括在二麻的脸上。从那以后，三年级学生就管二麻叫“苍蝇屎”。

二麻的爹是一个生意人，在成和街开了一间汽车修理铺，前店后厂。这“后厂”就有圣光小学的操场那么大。十来个工人里，缅甸的“铜工”占了六七个。缅甸人不穿裤子，穿“笼基”，形似“昆华女中”高班女生的校裙。本来，二麻家的厂子

和圣光小学三年级无论如何扯不上关系，但三年级都知道有这么一个“不穿裤子”的工厂，于是五至六年级的女生尤其深恨着这一切。她们下学来接三年级的妹妹回家，就环手在胸前，集体注视这个“不穿裤子”的厂主的儿子，深恐风化事件发生。其实，二麻是穿裤子的，不独穿，还穿英国马裤，黄呢子，有像耳朵一样张扬起来的裤包和细细窄窄的裤脚和密排的竖扣。但二麻没有英国马靴连中国的马靴也没有。不独没有英国长袜，连中国的布袜也没有。二麻又尤其的瘦高，因此自裤脚以下，还有半尺许白脚杆，蒿枝似地支楞着，脚踝以下是赤脚套着的扣襻儿黑布鞋。那就不仅是中国的，而且确凿地是滇西腾越地方的山鞋了。二麻穿着英国之马裤和中国之山鞋自由走动，并不碍事，也不碍及他人，尤其不碍及女校的女生，但二麻从他的神似耳朵张扬着的马裤兜里时常地掏出一些美国的口香糖和“洋画”来，这“洋画”不是别的东西，正是比扑克牌小，比火柴盒商标（火花）略大，插在香烟盒里的纸片，纸片上是美国大兵少不了而中国人尤其不忍目睹的洋女人，洋女人不仅不穿美国的裤子，连什么什么都不穿。二麻嚼了口香糖，将粘粘的胶姆粘了美国女人，贴在他觉着任何一个适合的地方。有一次，嬷嬷发现三年级的更衣间里有了这样一件东西，就极其小心地将它揭下来交到了校董办公室，等她转身要走时，校董会的一个绅士盯住了嬷嬷的屁股，她走到哪里，学生们和所有的嬷嬷都一律盯着她的屁股，等她发现自己的屁股上也飘荡着这样一个什么都不穿的洋女人（画片）时，就晕厥过去了。

圣光小学是在一个礼拜后将二麻开除的。他有六天的时间来做他想做又乐于做的事。他在嬷嬷的椅子脚下装了四颗钢珠，还在她的果酱罐子里换上了汽车轮儿用来润滑的黄油，结果，嬷嬷将黄油沓在了她的烤面包上，一口下去，满口牙齿打滑，还一个劲儿地恶心，她气急败坏地一屁股墩在椅子上，那椅子竟即刻飞



驰，射穿了窗子，连嬷嬷跌到了花园里。

于是，在六年级里，二麻成了男生们心目中的英雄。

上童子军操时，他们约定，当教官发口令“报数！”时——“一！”之后，排在第二的人必须报：“二麻！”接下来才是“三、四、五……”以此纪念陨落的明星。

有两个蓄谋不轨的六年级生找到了二麻，向他讨教若干招数，据说二麻拒收“徒弟”，但给了他们每人一把大大小小的钢珠。这两人回来就说，二麻成了真正的“游侠纳斯列金”。

后来才知道，二麻被学校开除的事，他做修车行老板的爹是一丁点都不知道的。

二麻在整整一个被废止的春季学期里去放风筝。

二麻放风筝的地方叫巫家坝。附近有一个美国空军机场。

日本一投降，巫家坝的“飞虎队”就走了。美国人走了又来了，其实美国人压根儿就不走。二麻隔着铁丝网与美国兵搭话，用土桥烧鸡换他们的玻璃丝袜和骆驼牌香烟，然后拿这些东西到高山铺去换更多的烧鸡和一种美国人最喜欢的“吗啡因”，再换更更多的美国奶油和打火机。二麻不再隔着铁丝网与美国大兵“哈罗”，而是搭着吉普车自由出入这里的营房。

从此，二麻脖子上吊了一条真正的美国领带，头上哈了一顶“船形帽”。

有一次美国人将他领到一架战斗机前，二麻就呆了，呆了的二麻看着战斗机机身上的“老虎美女”，一动也不动。据说，美国人答应让他坐“老虎”上一次天，代价是二麻要给他们弄三坨“烟膏”。二麻跟美国人惯了巴掌，就去找缅甸人，缅甸人说“烟膏”有，但二麻要去给他们弄一根“条子”，二麻与缅甸人惯了巴掌，就去偷了他爹的一根金条子。二麻拿了“烟膏”来到巫家坝，最后一架“老虎”飞走了。机场宵禁了，接着日禁了，二麻把眼睛看疼了，看出许多麻麻花花的金苍蝇，看出一个


大得无比的火球，天空还是没有飞机。有一两个小小的东西在极渺远的天空飞。飞着飞着就“栽洋头”，兀自消逝在灰蓝色的地平线上。

于是，他向着那极远的地平线走，无数横亘的沟壑在他的视线前，像一张张大幕升起，又在他的脚底落下；无数阡陌和水光闪闪的田畴将他围住，又在他的身后变成一层薄雾。太阳将他的头皮晒裂了，仿佛顶着一张行军地图。他没有找到地平线，找到的是一些浅浅的红土山。蓦地，他看见几个农家的孩子在放风筝，那是用一根很细的棉线将一张纸放到了天空。那迎风的纸在风里兜成了一片瓦形，下面还缀了两条纸条连接起来的尾巴，在风中仿佛两个螺旋在飞转。他想他看见的飞翔的小物件就是它了！他清楚地记得确曾有一种旋转的线状的东西在飞行物体的尾部拉出神秘的烟云来，啊哈！啊哈！

其实，有更多的人在放风筝。农家的春荒的土地和小河边的平阔的草场似乎是专门给踏春的人来踩，来放飞他们的各式各样的风筝的。有比“板瓦”稍大的如“寿桃”，大如簸箕的“寿星”，更大如车轮的“鸱鹰”，更更大如桌面的“蝴蝶”，有一种看似并不庞大，但有着多节身躯的“蜈蚣”，一旦飞升，扭动盘旋，如飞龙在天。大的风筝放得很高，大约比飞机还高，二麻并没有仰视到能见到它们的程度。

其实，“板瓦”这样的纸片只占据着底层的天空。大、中、小的风筝依序盘踞各自的空域，天空很大，也很平等。二麻看见那些提着长衫在田野里跑的人就觉得可笑。他十分肯定地以为自己的一身短打，尤其是英国马裤和“芒鞋”在穿越有着浅浅蒿子和铁线草的野地时，必定如同一匹骏马。他掏了三个铜板从一个农家孩子手里买了一个“寿桃”，那孩子随即做了他的马弁，任他驱策着，在他认为合适的距离内将“寿桃”送到空中，他一拽线，风筝就一截一截升高，他手中的线也渐渐沉坠着风力，





接着，那力量突然消失，断了，断了线的风筝在空中像一只舀水的瓢，左一舀，右一舀，接着，就顺风飘摇，在似乎不远的一个地方坠落。

他看看手中的线，就骂那孩子“粪桶”。他要回了属于自己的没有实现价值的三个铜板，顺手在“马弁”的脑门上敲了一个响“栗子”，就径直望坠落的方向去找自己的风筝。于是，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他骑上了墙头，这对一个身着马裤的骑士易如反掌。结果他看见那狼狗跟随他在墙头的移动，也移动到了墙角下，张开血盆大口，等着他落下来受死。他十分诧异的是，他看见了，这是一个开阔的有四面围墙的大坝子，堆积了山一样的破烂的飞机，抑或还有生着棕色铁锈的战车！极目所至，那空旷间，光秃秃的只有一棵树而没有另一棵树，那惟一的树，高大得如同一座绿色的巨塔，上面有着很多很多，不是十个，而是一百个断了线的风筝，就像佛塔上的风铃，摇曳着，生出更宏大紧急的风声！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风筝停歇在这树上呢？他想了想，就没再想下去了。至于他的那个“寿桃”是否“献”到了高大的绿塔上，他连一丝丝想的意思也没有，因为，他足足看了半天，看到太阳西坠时，他大声唱起歌来。他唱的歌只有一句是他学来的：“雄狮啊，你怒吼的时候，民族就要醒来……”其余的，都是“啊啊啊……”那狼狗一听“雄狮”怒吼，就逃开了去，站在一只飞机翅膀下不动也不咬。西斜的阳光从云彩的破洞里投射过来，像一盏聚光灯照着树的极顶，照见了一大片闪亮的东西，银色的机翼在微风中振动，有猎猎声响，就要凌空飞起，啊，那是一架飞机！一架停歇在树顶的飞机啊！他断定，这是一个伟大的只属于他的秘密！

二麻没有再放风筝，他每天都像一个行军的战士，穿越开阔的野地，穿越放风筝的人群。他简直就像在人们头顶上行走，他

觉着将一只纸糊的风筝放到没有战机的空中去，不是他要做的事。他已经发现了铁栅门的门墩上方钉着一个生着铁锈的牌子：“军事重地，闲人免进”。这尤其使他兴奋，这十分适合他的身份，他正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向着一个潜藏着巨大机密的禁区进军，他猜想许多人都像他一样来这里寻找过他们飘失的风筝，他们都看见了一棵挂满风筝的大树，结果他们任凭自己的风筝栖息在树杈上，他们当然都回去了。只有他知道，这里有一棵巨树——一个竖直的机场和由无数交叉横展的绿色跑道，停歇着一架属于他的飞机。


二麻在墙角找到一个浅浅的土坎，将一架用“开发丝”结成的软梯搭上墙头，十分从容地登了上去。他还有其他的辐重：一个行囊，储满了各种食品，其中有给那匹狼犬的上等伙食——一块瘦牛肉，他即刻就分发给它，狼犬嗅了嗅，突然叼起足有两斤重的肉块，飞快地消逝。他还有一个铁皮工具箱，什么钢锯、螺刀、手钻、钉锤……一应俱全。连同一支自制的可以打“七星火子”的“手枪”和成卷的“弹药”等等，统统从墙外吊进了他的占领区。

突然，他听到了一种奇异的声音，仿佛一支仪仗队正在向这里开来。

准确说，是那只狗和一个人。这里还有人？

他能将那个古怪的向他移动的东西看成一个人，是因为，他确乎有长发，灰白的长发；有眼睛，如同木珠似的被翳膜封闭的眼珠和一身军装，破烂的但依旧整洁的黄色咔叽布军装和那人显然在摆动的一只手臂和咔咔作响的膝盖以下的假肢。

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声响，是因为他在坚持以一种“正步”姿势向他这里行进，于是，他仅有的一只手臂就如同一个巨大的偏轴在作180度的摆动，这动力，作用于他的一侧假腿，那金属玩意儿就咔咔地响，向前甩出一步远，再带动另一侧假腿，这架



古怪的战车就隆隆驰来了。

“报告长官！第十一航空兵第四大队上尉飞行员丘仁山前来报到！”他的独臂扬起，在航空兵军官的军帽沿下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那狗咬了三声。

“报告上校长官！”他再次挺直身躯，行军礼的手平直地搭在帽檐上。“第110储备库完成整理，所有可动员物资均完好在册，计有航空汽油121加仑：1号机油3桶、4号机油11桶，135毫米机关炮座6架、2号航空急救箱5个、航空信号枪2支、子弹16发……报告完毕！”

可怜的家伙！我不是你们的长官。

那狗咬了一口他的假腿。

“报告长官！第十一航空兵第四大队上尉飞行员丘仁山前来报到！”

“报告长官！第……”

这家伙不仅瞎，还是聋子，二麻摆摆手，表示他已经听够了。

那狗咬了五声。

“谢谢长官”他露出古怪的笑容。

二麻明白过来了，他大声喊：“上尉！你可以休息了！稍息——”

狗咬了一声。

“是！上校！”他稍息，又立正，接着又一个向后转，“报告长官！休息室已经整理好，请您和您的随从跟我来。”

二麻看看自己的身后，只得将工具箱弄得锵锵作响，仿佛有大队人马开来。

绕过了那座破烂山，果然有好的风景，我的天哪！这里有一口机井，还有电动水泵；环绕水井，有三棵杨柳一棵石榴一棵苹

果，真的美国苹果！有一排，大约三间铁皮屋子，够一个班的队伍驻扎，想来当初这“储备库”也确实地有，人烟也稠，墙上还有用木炭胡画的美女野兽，有队伍的番号和“狗日的日本”之类的字句。休息室在三间铁皮屋的中间，竟然有一个漂亮的枝型吊灯，沿墙角是一排从飞机上拆卸下来的沙发，看样子挺舒服！

身后咔咔响起了上尉的机械动力声。

唰，他伸手就触到了一个不知所在的机关，墙上一块幔子摇摆摆地滑开了，露出一个什么图，大约是地图，还是什么图表。

“报告上校长官！本库的战备力量分布如下：1号警戒位、2号警戒位、3号及4号……警戒目标如下，三级空袭警报的策应是——”上尉立正，他的木珠似的眼一动不动，瞪着一个空无所在的地方。

“难道你不知道战争结束了么？”二麻小声地问，“小日本投降四年了，没有人告诉你么？现在还在打仗，打的是别的仗，老美不打，中国人自己打。你的那点点狗屁汽油机油没用了，为这个你守了五年？十年？”

狗没有咬。

“上尉！你是怎么到了这鬼地方的？你报告上来！”


狗发出了低沉的吠声，仿佛咆哮。

“报告长官！卑职民国二十八年从军，肄业于南京航校，授少尉副飞行机司。当年飞赴印缅战区，历战一百六十一战，击落日机三架，授三等华表奖章两次，一等华威勋章一次……”

这才叫人看清了，他那塌陷的前胸，军衣折子里果然有三排勋章绶条和三枚暗淡的奖章。

“上尉，说说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的！他妈的！”

狗哈着口，喉头里咕噜咕噜地。说什么来着？



“报告长官！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五日，卑职奉命为十四航空队运输机群护航，临空未几，与日机三架在保山瓦窑上空遭遇，卑职迎战，伤其一，后为敌机所中，机体瓦解，卑职重伤。”

十分简洁，故事总是这样。狗日的，你怎么不咬着狗日鬼子的耳朵一齐掉下来？打呀！你他妈的用牙咬！用脚踹狗日的卵蛋！用钢珠弹狗日的眼睛！连这个你都不会么？结果，你先瞎了，两条腿被人家打飞了，你飞起来的一只胳膊和两只腿在空中像风筝么？

“上尉！稍息稍息！你休息你休息，我要视察这里。”

狗吠了一声。

“是！长官！”

三天后，二麻从一架飞机里拆卸下来一台收音机。修理好了的收音机响声大作。

二麻在中波段上找到一个会唱歌的台子，昼日间这里像疯子搭了个戏台。

二麻又用飞机上的铝板和—个铜质垫圈做了一枚勋章。也给自己制作了一副上校的肩章。当天，在音乐声中，上校授予了上尉“甲特级抗战勋章”，—并奖励的还有二麻行囊里的两包咖啡和三个猪肉罐头，外带—包骆驼牌香烟。上尉的军礼姿势像—具钢铁木偶。

上尉每日向“上校”报告他的值勤情况，每三日报告“警戒位置”及“口令”，还有“警报等级”。二麻说，没有空袭警报，早就没有了。我生下来就赶上两次，那时狗日的上尉你在天上么？没有警报，要有，你狗日的也不是目标！话声刚落，那狗就朝大树上咬。噢，二麻明白了，他说，那是风筝的声音，大约有的断线风筝上拴了响哨，这些土酋就爱玩这东西。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风筝挂在树上呢？让我来告诉你，上了天空的，无论是

谁，就不会想下来。我就要征服这里的制高点了，那里有我的一架战机。你等着！

狗吠了半声，二麻非常地不满意。

二麻究竟如何攀上那棵极高极高的大桉树的。没有人知道。

大约一个礼拜后，有人看到二麻，他穿着一件皮制的飞行夹克。上面有一个弹洞和火烧了的狗牙样的边缘。还有一条真正的飞行员的丝绸围巾。

二麻已经十天半月不见人影了。

“空袭警报”不再响了，大树下有三具风筝的残骸，每具残骸都捆绑着一排金属的或竹制的响哨。

“上尉”昼日地站在水井边，将他的木质似的眼珠望着天空，他聆听着，转动着他的歪斜的肩膀，又跺跺他的钢制假腿，他什么也听不见。他每日一早，来到铁栅门前银铛下锁，大喊：“报告长官，本地解除警戒！”

那匹狼狗不分昼夜地在树下狂吠。初起，那吠声诡异，继而急切，再后凄婉，如泣如诉。


又三日，“上尉”每临午夜，向天空发射三枚信号弹。

又过去三日。一支保安队来到了废库的铁栅门前。没有狗咬。

他们在大树下拾到了一个空空的行囊，里面有一些零碎的钱和一截断了的风筝棉线。再抬头看树，有人说：“上面有一架飞机哪！”

接着，就有人爬上树去，那树身上有飞机骨架钉的“梯子”，没费劲就攀上了树梢。那人向下喊了一声：“有个孩子！死了的……”

二麻端端正正地坐在机舱里，两眼亮亮地透过“挡风玻璃窗”直视极渺远的天空，手握“操纵杆”，一副驾机翱翔的样子，活脱脱并无死像。没有人知道他往哪里飞去，没有人知道



他用多大的气力去看去瞄去洞悉那根本就没有边际的天空，只有一个爬上树杈，处于其他位置的人说了一句：“哦，天真蓝啊！”

事实上，也没有人知道他怎么在树上造了那么一架“飞机”，那只是一个飞机的副油箱，极美的棱形，仿佛一只小艇，他在中间掏了一个洞，装了一把飞行椅，又装上了铝板的“机翼”，那就是他的“战机”。在此之前，树梢上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具降落伞的残片，银色的，风鼓动着，如同一只大鸟，一个断线的风筝。也没有人知道他是如何将这么庞大的油箱弄到树杈上去的，似乎有一个“起重铁葫芦”和一长段铁链。也没有人知道他上去了为何不下来。

只知道不久前确有一夜倒春寒，下过凌子，树上结的冰凌有一尺长。风吹来，凌子就断了，落下来叮咚作响。

二麻的爹在树下为儿子理了一座“衣冠坟”。无碑。

那匹狼狗昼夜守候在树下，用它的牙，用它的爪，用它一切可用的东西，不停地撕扯树皮，切断那木质的韧部，后来树就枯死，就轰然倒地，腾起好大一堵灰尘。

上尉的呼喊声在黎明时响彻旷野：“本地奉命解除警报！本地奉命解除警报！”

## 拔根鸡毛给你猜

黎 泉

小乖乖来小乖乖，  
拔根鸡毛给你猜……

鸡毛鸡毛飞上天，  
飘在青云彩云间……

——老昆明童谣

### 1

民国三十七年冬天，青云茶室的丫头阿宝，肚子被人搞大了。

最早看出端倪的不是老板娘，而是青云茶室老板李福的独生女儿春红。春红这年17岁了，在省立女子中学念高中。就像那些家境小康，而又不满足衣食不愁日子的小家碧玉一样，她总觉得生活中缺少了点什么，算术历史或物理化学之类的书本是不大读得进去的，却最爱看张恨水的小说和徐志摩的诗。看多了便想入非非，托着香腮幻想着有一天，一匹莹白如雪的大白马载着个英姿勃发的少年军官，蹄声得得，神采翩翩来到青云茶室。

英俊军官到了茶室门口并不下马，潇洒地一俯身，将早已等得如同热锅上蚂蚁的春红轻轻搂上马背。

我等的就是你……她颤颤地闭上眼睛，喃喃自语。

我找的就是你！他剑眉一扬，哈哈大笑。

接着是一阵甜蜜得要命的长吻。蹄声清脆，海誓山盟，一对





幸福的情侣便悠悠踏花而去，乘风直上青云……

当然，想归想，却不敢走火入魔，进学堂听正经课还是要去的。这天放学回家，春红发觉阿宝老蹲在阴沟旁呕吐，嘴巴里还不断嚼着什么东西。一问，阿宝便嘿嘿嘿傻笑着，将一条酸角递过来：妹子，嘿嘿，你也吃！嘿嘿嘿嘿……

酸茭是昆明人开胃败火的一种吃食，能酸倒大牙，所以大都是加红糖熬成酸茭水喝，就是牙口再好的半大娃娃，也只是掰上一小块，像含水果糖一样含在嘴里慢慢品味。哪有像她这样啃萝卜黄瓜般咕渣咕渣大嚼的？春红一见酸茭便牙根直淌口水，扭转头连连摇手道：拿开拿开，哪个吃这种恶酸恶酸的东西！……我问你，你咋个又吃又吐的，是病了么？

阿宝又咧开大嘴笑了：没病，嘿嘿。撒尿……好玩好玩。嘿嘿嘿嘿……

你想撒尿就去撒呀，撒尿有哪样好玩的？莫名其妙！

就是好玩，好玩好玩，撒尿……嘿嘿嘿嘿……好玩好玩……跟你说不清楚！真是憋得伤心……春红叹了一口气。

阿宝人称傻大姐，是个智能极其低下的憨包。

憨包阿宝笑眯乐呵的，口中呜哩呜噜地念着春红前两天教她的儿歌：城门城门几丈高？三十八丈高。骑匹马，拿马刀，钻进城门——挨一刀！……

李福两口子勤勉了大半辈子，加之为人真诚厚道，在青云街极有人缘，所以即使在这兵荒马乱的年辰，茶室的生意也还勉强撑得下去。

老昆明城内有多少茶馆？确切数字很少有人说得清。城内巷道密布，街衢纵横，除了政气高远、文韵悠长的众多的街巷名之外，尚有两堆、三坊、六河、八湾、九桥、十三坡、十八铺之说，就在这些街、巷、坊、湾、坡、铺之中，大大小小的茶楼茶